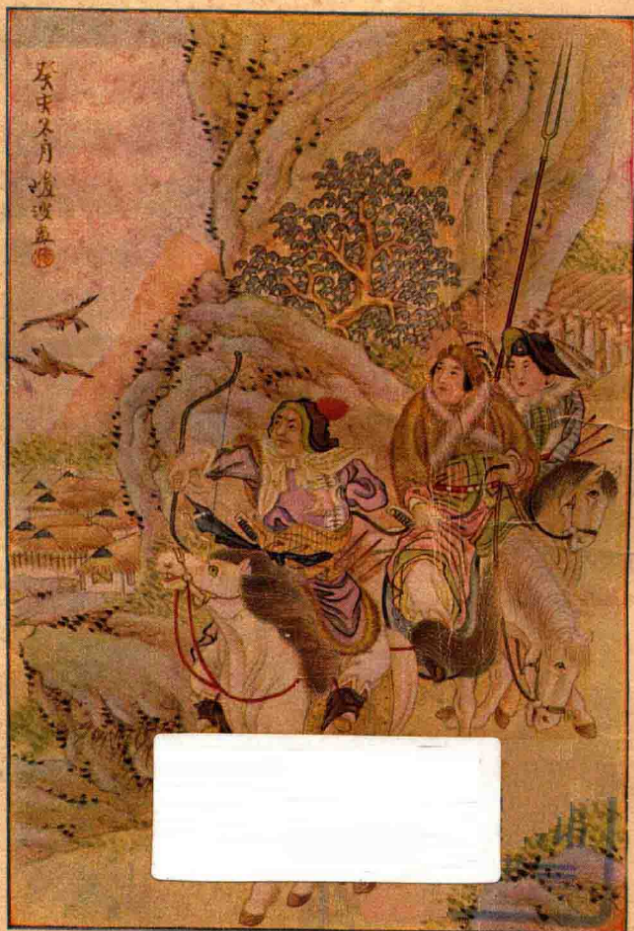


趙煥亭

英雄走國記



著 亭 煥 趙 田 玉

行 發 社 書 新 益 海 上

逸民俠隱

英雄走國記自敘

玉田趙紱章箸

古之傳逸民者。類皆自放於山巔水涯。枕流漱石。以寄其孤憤不平之感。使後之人唏噓增慕。儕其人於山澤之癯。如是而已。求其大節軒天地。義行動鬼神。毀家忘身。望門投趾。覆壁藏友。廣柳載客。間關萬死。獨伸正氣於鼎革之交。然後託迹禪棲。死報吾君於地下。若而人者。實罕其儔。蓋逸民中之任者也。吾於清初得一人焉。曰祁先生班孫先生山陰聞人。其生平事狀。具於舊籍。世類知之。獨其任俠結友。遊行南北。劍士景從。爭奇鬥異。其間事跡。瑰偉絕倫。真足以興頑立懦。可泣可歌。則爲世人之所不及知。然後知逸隱之中。大有事在。正如天容沉鬱。能蘊霹靂聲也。爰排比舊聞。並名家著錄。以爲斯書。是亦劍俠傳中之正氣也。而後之傳逸民者。當不患寂寞矣。

民國十二年陰歷九月中浣煥亭氏敘於潛廬



譙北楊塵因先生傑作

英雄復仇記

是愛國英雄熱血健兒第一部的紀實小說！

是國民革命救國運動最重大的歷史演義！

寫亡國之慘痛，令人疾首！
寫復仇之快事，令人敬仰！

有偵探思想，
能增人智慧；

有俠義行爲，
能提人精神。

凡我同胞，不可不看。

楊塵因先生的小說。久負盛名。本書爲其精心傑作。描寫英雄的氣壯志在報國復仇。不顧生死。百折不回的。精神。着實可敬。佩服。全書佈局之奇妙。描寫風景。處處入神。誠非後學所能步武。且其宗旨。寓有愛國思想。更非其他小說所能及。愛好小說家言者。當以先睹爲快也。

特價

全書上下洋
裝二大厚册
定價大洋一
元四角

入洋八角四
分
外埠函購寄
費加一角二
分
郵票代洋
十足收用

●版出社書新益海上●

逸民
俠隱

英雄走國記

上卷目錄

玉田趙紱章著

第一回

定因寺大俠託奇蹤

馬鞍山遺民傳軼事

第二回

商夫人佛宮祈後嗣

祁公子野廟辨奸徒

第三回

射翠鳥擒賊顯奇兒

辨遼參資緣來保母

第四回

折豪強得罪戎遼東

走關山全家厲屯衛

第五回

陰陽界携友放洪圍

神星子示相獲怪鳥

第六回

興安衛一夫逞鬼蜮

飛龍峪兩士殺熊離

第七回

探熊館小鳴逢厄運

示參圖大瓜起貪心

第八回

走淙澗月夜得靈參

起風波深宵來僉王

第九回

金棍將斷臂肆雄威

孟酒鬼隔牕聞秘計

第十回

魂飛狂狴痛沉冤

巧洩機關來莽漢

第十一回

蘿村口賢母潛踪

泗州城梟徒遇豔

第十二回

嗔鶯叱燕漸定風波

撫劍傷懷忽聞火警

第十三回

鬧衙署俠客誅奸

遭網羅賢婦死節

第十四回

刺作忠力斬鬼使

躡馬駿先殲苗僮

第十五回

掛人頭雙俠探參場

賺淫卒孟二匿主母

第十六回

高翔雲僑服偵名王

張琳仙拯人知秘帳

第十七回

斷九釁劍搥仇胸

困名王火燒屯幕

第十八回

興安衛鄒五盡交情

山海關琳仙傷往事

逸民俠隱

英雄走國記

玉田趙紱章著

第一回 定因寺大俠託奇蹤 馬鞍山遺民傳軼事

拔劍遶殘櫓。歌終便出門。西風滿天雪。何處報人恩。勇死尋常事。輕仇不足論。翻嫌易水上。細碎動離魂。

這首詩寥寥四十字。活畫出劍客精神。不亞如莊生說劍。乃唐朝名僧齊己所作。呵哨奇怪極咧。一個嗔愛斷淨的出家人。爲何忽生嗔念。作這等血淋淋嚇得煞人的詩。看官。話不是這等講。這空門廣大。自古來便是英雄末路。歸宿之所。或託迹之鄉。你看明太祖開國。纔傳世一代。便鬧了個祖孫當和尚的局面。細按起來。由皇覺寺託迹。以至建文帝雲遊西南。這其間流了多少英雄碧血。方知同是作和尚。其所以作和尚之故。却大大不同。最吃緊奔這法門的。便是滄桑改革的當兒。當年齊己大師。也不知是胸有不平。也不知是偶然興到。無端題了這首詩。今把來作我這部逸民俠隱的起手。却再好沒有。沒別的。等我博得金錢。雖弄不起黃金。去鑄島佛。尋常香花茗菓。總要弄點兒。祭祭我這異代方外知己的。愿既許下。便請你神通暗運。助我筆下生花。作這部奇

情壯彩的寶書如何。閑話少敘。書歸正傳。且說大清康熙年間。大定之後。兵戈稍息。吳越之間。也稍復元氣。這當兒。便有許多文人逸士。爭談山水。題詠叢林。諸山方丈。也便都葺修蘭若。其時蘇州府屬的堯峯。合常州的馬鞍山。更爲名勝之冠。馬鞍山中。廟宇十數。却以定因寺爲最。寺中住持。自號林明。來寺當兒。已有五十餘歲。生得長身白晢。眉目聳然。步履之間。十分矯便。想當日少年時。一定是個俊人物。奇的是不好談禪。至於經卷法器。莊嚴等物。更是若有若無。却有一件。專好雄談高論。每談到古今成敗。並關隘險要。風雷戰陣等事。真個是口如懸河。目若電光。語操南音。有時還帶些燕趙方言。說到塞外風景。便如身親目擊。往往策杖循行岩谷。或望雲。或倚樹。或瞑目危坐。或畫沙大息。上下山三四十里。不消頃刻。便可往還。時有吟詠。却將稿兒藏得嚴密密。一日是重陽佳節。秋氣蕭條。樹頭落葉。堆滿山門。這林明負手出來。望了一回。可見雲物澄清。遼空雁度。便命行僮縛帚。慢慢去掃。正這當兒。只見一行人。穿林渡澗。于于而來。少時到門。却是四五個邑中豪貴。一色的鮮衣華服。吐氣仰眉。後跟健僕。提了坐毡食檯。大說大笑的走來。原來是遊山登高的林明無奈。只得攢眉走上。略爲讓進。其中一

個矮胖子。滿臉濁氣。掉頭笑道。遊山遊山。爲甚鑽到廟內去。我們且選地登臨罷。說罷。領衆人向廟左一處岩頭。擡去。林明不便冷待。只得跟在後面。少時就岩頭平潔處。布下毡兒。內中一個少年。便笑道。人家說芳草如茵。又道是披草選石而坐。若加上坐毡。未免太俗氣咧。胖子道。呵。你風雅如此。快些去應博學鴻詞科罷。聖主求材。正如不及哩。林明聽了。好不厭氣。只得相隨坐下。客氣數語。這時僕人已將榼中穀酒擺好。大家便舉杯飲起。好在林明有酒便飲。逢肉則嚼。更沒有蔬笋氣。那胖子忽向林明道。我聞得人說。這山中有一種朱絲玉版笋。此物漂亮得狠。切開來便如朱紅界貢宣紙一般。是列在貢品中的。崇禎末年當兒。忽的此笋不生。不知這時還生不生。林明道。此物不足爲奇。只老衲到山當兒。便有此笋哩。胖子聽了。忽的舉手加額。正色道。真是我大清聖主應運。草木效靈。因向那少年道。你有了舉主。不會。這事兒一須本領。二須運動的。快些著手。莫吃人馬後屁。少年躊躇道。我看朝廷開這特科。是籠絡豪傑。柔伏民氣的作用。我上輩子。佯狂狗國。也預在畫江之役的。這會子若去應荐。未免於心不安哩。那胖子大笑道。迂哉迂哉。一朝天子一朝臣。若都這等拘滯。就不用有世界咧。你別看

古來載籍如謝枋得西臺痛哭等事。那一半是文章家。作他的美妙文字。其實翹羽先生。不過窮無所之。作了個建陽市上算命打卦的先生罷了。說着掄起指頭道。便如這次應荐的人。有某某。有某某。都是學究天人。經學咧。理學咧。了不得的腳色。人家都嚼破這顆豆兒。改絃易轍。不像那種寒蟬。死抱枯枝。如今再找徐俟齋那樣的老怪物。是沒得的了。我還記得那些年。詔求山林隱逸。雖也有不肯出山的。却是笑話兒。也鬧了不少。當時有人編成口號道。聖主求賢詔四方。一陣夷齊下首陽。又道是甚麼西山薇蕨也精光。雖是輕薄嘴罵人。足可見當時羣公。便如寡婦守節。耐不得房空被冷。一個個換著紅裙。喫他家飯去了。至於當時還有一班半吊子。瘋狗似的。各處亂撞。不管強盜鼠竊。只要會兩手三腳毛。四門斗。便拉攏來。傾家供養。鬧得烟塵抖亂。說是陰求俠士。要仿子房報韓之意。這種人真是渾透腔咧。你想我大清既打下鐵桶似江山。謀臣勇士。個個如生龍活虎。不用說別的你單看江甯城門上。某親王下江南時。那支神箭幾寸厚的鐵板。穿至箭翎。這種勁頭兒。還合人家較量的是甚麼。歸根兒鬧得自己腦袋丟掉不算。還連累許多好鄉黨。我看誰家有此類子弟。一定是他上世損了好體面。

陰隲哩。你快不要胡思念。老實應荐的好。（此段純用反筆。隱括全書大旨。）一席話。滔滔不斷。直將林明氣得啞口無言。剛要攔他談鋒。只聽他又問少年道。時乎時乎。不再來。便是前些日。都中敝親某公。特特專函。招我進京。看機會弄個中溜官兒玩玩。幹幾年。贖幾個錢。養家肥己。再弄上倆小婆子。簡直就得啦。別的干我鳥事。（此數語直可代表今之從政者。一歎。）說罷裂起兩片肥腮。露着黃板牙。哈哈大笑。林明聽到這當兒。更耐不得。便指着崖縫。一叢野菊。笑道。居士且瞧瞧這霜下傑如何。胖子笑道。那瘦零零的。點綴山林。有甚麼看頭。還不如我家籬下那向日葵。開得有趣哩。（本地風光。妙妙。）林明見這厭物。不堪至此。便搭趣閑談道。居士方纔說本山朱絲笋。固是妙品。不知塞外甯古搭地面。那樣荒寒野陋。却生有一種蘑菇。色如玉芝。清腴中還另有一種微妙醇香。若比起朱絲笋來。真個是南北嘉蔬。未易優劣。少年笑道。那麼和尚是遊過塞外的了。林明道。正是哩。豈但塞外老衲足迹。差不多幾半天下了。但是塞外蘑菇之美。總要屬甯古搭地面。甯古塔蘑菇之美。還須屬小妾荒園中所生的哩。少年大笑道。那麼和尚倒是極通脫的風流人物了。林明慨然道。過眼微塵。早同逝水。世粹都

易。何有兒女痴情。如今也不必提他了。胖子聽了。忽貼着眼正色道。如今說起這塞外蘑菇來咧。真是國運當興。山川氣厚。便是人參一物。你看崇禎年間。黨參最妙。後來却漸漸都誇遼參。果然我大清龍興遼瀋。當日開國輔臣。范文程。在崇禎末年。曾以灤州諸生。赴京應舉。偶聞譙樓更鼓。便大驚道。鼓音焦促。頽敗。明明亡國之聲。天命有在。我還呆在這裏作甚。於是不試而去。作了大清第一勳臣。可見善察微者。處處都有體驗。那蘑菇獨步塞外。正是理所當然。我們南中。薄氣弱土產的筍。那裏能配得上呢。南不及北。凡事皆然。這是沒得說的了。林明聽了。越法不自在。還未開言。那少年却笑道。也別說南不及北。我曾聞錢牧齋撰的食單中。〔徧拿此等無行人。作點綴。快絕。〕有一樣美殺。名叫會南北。便是會合筍蘑菇所作。怎的配不上呢。胖子笑道。真的麼。我怎的不聽得說。〔借引時下殺名。恰合。因思語識。往往有之。卽如清讓國末年。都下大誇此殺名。溜南北。果然南北相持。大家溜來溜去。至今未已。安得易一會字哉。一歎。〕少年笑道。此殺著名多年了。便是崇禎甲申那年興起的。這句話不打緊。只見林明忽的機伶伶一個寒戰。噹啷聲酒杯落案。面上顏色十分慘痛。放聲一呼。似嘯似哭。頃刻間長

風徐起。吹得寒柯敗葉。蕭蕭颯颯。迥然鸞鳳之音。迴震岩壑。那種激昂悲壯之意。說甚麼孫登阮籍。只見浮雲遲迴。山鳥驚噪。（筆力勁絕。）倒將一羣豪貴。給怔住咧。正這當兒。恰好行僮趲來。驚向衆人道。俺師父酒後。往往如此哩。說罷。扶了林明。踰跟而去。衆人詫愕一回。都道他有些心病。當時各散。從此林明鬱鬱不樂。時時獨坐書空。或狂走岩壑。見了人或無端撫掌大笑。一日殘腊向盡。陰寒微雪。林明忽出山門。衝着北風。呆望良久。搔首自語道。只有這點世緣。還須了却。說罷。趲轉意。忙忙收拾瓶鉢。意在遠行。行僮道。這當兒天寒歲晚。師父趲相那裏去。林明道。不須問得。明年三月十八日。我早晚趕回。說罷。囑咐數語。飄然而去。這裏行僮只好深掩禪關。靜候師迴。不表。且說這馬鞍山中。儘有百十家居民。墾山種田。十分自在。分東西兩個村聚。相望六七里遠近。每逢春秋佳日。樵童浣女。聞聲便識。往來於溪光嵐影間。直不知山外還有世界。（令人神往。）却是也聽得父老偶談起鼎革當兒。許多爭戰故事。都如聽評話盲詞一般。倒覺有趣。（一部二十四史。皆當作如是觀。）兩村耆老。便屬著馮王二姓。每當村有公議事體。都是會在定因寺裏。當年林明卓錫時光。便是馮王主張其事。與林明甚是。

相得。這年三月望後。馮王兩個老頭兒。偶然會面。馮叟道。光陰真快。轉眼三月半了。你老兄採茶女工兒。也該招集咧。王叟道。可不是麼。我候山中真武大帝例祭後。便要招集咧。馮叟懼然道。是的是的。不知林明師。回來不曾。我們何不探探他去。說罷一路趲去。你道甚麼是真武例祭。原來山中遺民。不忌故國。每年到三月十八日。崇禎皇帝忌辰。大家便會合村中男女。就山谷僻靜處。築壇設祭。大家哭拜一回。却恐怕有觸禁網。只得將真武大帝來作個影身。（某說部載崇禎帝爲真武轉世。故其卒也。披髮跣足。頗類真武畫像云。）當時馮王趲進寺。恰好林明業已轉來。正在方丈內。振筆疾書。旁几上還堆了些塞外土物。如鹿脯。乾菌之類。禪榻壁上。還掛着把雙螭盤鞘的短劍。見馮王進來。便將所書一厚冊。匆匆藏起。然後讓坐。王叟道。我正憲例祭到咧。和尚不回。這却好了。林明道。這等大事。怎能不到。却是明年。只好徧勞諸公了。說罷大笑。站起道。副這擔兒。重得緊哩。王叟素知他性兒古怪。也不深問。這當兒馮叟已將短劍抽出。只見一月寒光。湛湛如水。逼得人毛髮洒淅。也不知染過人多少項血。那劍柄上。卻鐫着淡生堂三字。還有兩行古篆銘詞。鐫的是。

祥金神鋒不可觸。劍耶人耶非爾汝。耿耿此心與終古。

馮叟看罷。笑道。這柄劍倒怪好的。和尚素不習此。只好把來作擺設了。說罷。仍掛在壁。林明却走去。拂拭一番。意思十分珍重。當時馮王又說了回例祭之事。也便別過。到了十八日清晨。馮王兩人。早將所用的香燭祭品。整備停當。那時天容慘淡。沉沉欲雨。村中各大小男女。一羣羣都著了白衣冠。奔赴壇外。說也不信。便是極頑皮的小童。這時都視端容寂。仿佛有一腔悲憤一般。不多時陸續都到。照映得岩谷間。一片皓白。正這當兒。只聽遠林中有人作歌道。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顧瞻周道兮。中心如抽。哀我子民兮。靡所遲留。

須臾歌聲歇處。那人直到壇前。大家一看。正是林明。只見他顏色悽愴。繞壇巡視一番。便同馮王兩叟。點香奠酒。這當兒天容越暗。忽的一陣長風吹過。登時細雨濛濛。便有一片烏雲。飛也似駛過峯頂。接着隱隱雷聲。十分沉悶。林明早同馮王。撲地大痛。於是大家和聲一哭。聲振林木。那雷也越法轟轟隆隆。延響不斷。如助人哀痛一般。（此段筆致。可感金石而泣鬼神。）少時衆人哀止。扶起林明。只見他衲衣前胸。斑斑盡血。面

上那裏還有人色。簡直成了個血淚人兒。馮王驚道。和尚悲痛過甚。快扶回將息去罷。於是大家收拾祭壇。匆匆各散。便是這夜裏。寺中行僮。只聞得林明在禪堂內。不住腳的曳杖徐行。又彈得劍劍。錚錚的響。口內還嘟囔道。放下亦得。直鬧了一夜。行僮通沒合眼。次日晨起。方要問他安否。只見他早就佛前頂禮。接着沐浴過。忽的從他行篋中。檢出件儒衣。穿在身上。四望徘徊。哈哈大笑。登時命行僮報告山中衆居士。說自己便要西歸。那行僮詫異得甚麼似的。却不敢問。只得如命去報。少時馮王先趲來。隨後大衆咸集。只見林明談笑如常。一般的茗菓接待。並不提西歸之事。却與父老們談些近來朝局。笑道。這自是一輩人。也好也好。說罷望望日光。將及停午。忽的跼起。兩臂一振。作個開弓式。慨然道。老衲少年時張弓躍馬。儘習得些許劣技。今當長別。且獻來與諸公作個紀念。說罷。趨入禪房。提出那把短劍。迎風一晃。寒光閃閃。衆人驚望去。只見他略將衲衣紮拽。霍的一個旋身。使開門戶。登時前超後越。颼颼舞起。輕塵不動。一些聲息也無。末後至舞興酣。但見一團白氣。翻飛上下。衆人正相顧動色。早見林明收劍立定。微笑道。往事休提。且論現在罷。命行僮秉劍。隨自己直入禪房。向大衆一和南。登時

跌跏坐化。頂氣炙人。顏色如生。於是寺衆鳴鐘伐鼓。佛號如雷。鬧了一陣。將林明肉身。如法龕瘞訖。檢他行篋。却得了詩草一冊。並一厚帙。自敘身世甚詳。衆人見了。方知這林明是個大大的遺民俠士。報韓不成。逃而入禪。所經艱險。並江湖結客。許多奇俠勾當。都在帙中。當時衆人那裏敢拿將出來。便如魯壁藏經一般。好好收起。後來歲月既久。方稍稍留傳於世。今且將詩草披露兩首。

雲內雄雞叫五更。孤懷如月向誰明。秦家鉛筑無消息。銷歇猴山子晉笙。
白草黃榆翳海棠。琵琶絃斷錦鴟腸。燕支山畔南看月。鸞鏡孤明雁背霜。
前一首是懷友。後一首是憶內。至於這題解。都在厚帙內。正是。

佛言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欲知林明。究竟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商夫人佛宮祈後嗣 祁公子野廟辨奸徒

且說大明宏光年間。福王正位南都。強支半壁江山。大清雄兵。勢不可當。朝臣中。幸有史可法。並江北四鎮武臣。勉爲支持。這當兒蘇松地面。更鬧得七亂八糟。虧得來了個

賢明巡撫官兒。隨機坐鎮。稍爲好些。此人姓祁名彪佳。浙江山陰人氏。累代簪纓。世有聞人。真是東南第一名族。這祁公學問湛深。性更正方。少從當代大儒劉念臺先生刻苦勵學。科第入仕之後。到處頌聲載道。這時及蒙蘇松巡撫之任。只得攜眷束裝。匆匆就道。夫人商氏。也便督飭公子兒媳等。細載琴書。軟輿從行。不想剛到任所。地面上業已鬧得無法無天。成大幫價無賴惡少。明晃晃白又高揚。燄騰騰火把四徹。還有些秀才脚色。揎臂大呼。把討人罪的檄文。雪片似的亂飛。專檢蘇松各地的大鄉紳闊門戶。焚掠起來。人衆手亂。奸強斃命。不一而足。簡直的是一羣梁山泊好漢。其中首領。姓徐名元吉。生得蠶目豺聲。兩個大嘴。幾裂至耳。鬼怪似一身虬筋。力能控鼎。善使兩把潑風刀。電也似疾。因此人稱他閃電手。這嘶嗜殺無厭。每日須尋副人心肺嚼嚼。將來下酒。便是他手下。都畏之如虎。曾有一日出隊打劫。大家鞍馬齊備。肅然列立。其中一人。見元吉業已就要上馬。偶然一抖精神。自己先跨在馬上。元吉大怒。登時長刀一揮。立將那人殺掉。因此他所到之處。鬼哭神號。他還有個老父。却十分長厚。每聽得元吉殺人。便掩面大哭。元吉聽了。却索性多殺兩個。當時各官中。雖也照例捕拿。那裏能損